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

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　門人唐音　後學周本浩景孟氏鈔
潘道根確潛手寫

大學

問大學既教詩書射大夫士之子皆學則凡民之得入者幾何

答古時官無不多教子弟之占十九分

問某論之說高於大學在何處見

答且如云心傳言心思操而後存致明誠不消操而後存自有一般涵養之說

問以程子接孟子之傳周子乃不得擬

答周子之高明洒脫處誠不可及然下學工夫却不甚去理會

問在止至善是明明德中抽出來說非另有一層工夫

答明之德之定明於明明德新民是明明德於人可見非有

淡然終是人心意念未到止處所謂人心塵慮終不盡才有罅隙
便是了直須人欲盡去純乎天理才能渾然不動而復乎無
聲無臭之妙乃爲天道極揭此爲之的也明新是復性止至
善是盡性

問既知止而后能靜安矣又何待慮而後得
答止至善不易做此必有深造功夫然後到其境待於熟
持而定者謂之定不爲境而亦定者謂之靜此定靜之別也處
靜境而能靜者謂之靜靜裏開境而無不靜者則謂之安此
靜安之別也遇事從容思慮則謂之慮矣

問物有本末一節只要人以身爲本與自天子節同否
答知止節是說人工夫乃賢者事初學未易及也故又言此知本
是格物天乃學者工夫於其動處求諸身所謂反躬之學也還

事只管反躬求是久之自有悟入處
問正心地位不識於止至善中
答正心還是用功止至善是成功地位
問致知之義謂天下之物皆儒者所當知何如
答天下之事盡有使盡知之理學者只看格物工夫不可侵
窮神知化事若謂窮至事物之理及所以然等語乃聖人
事非初學所能及也
問修身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否以家並結何意
答總來只是一事故以修身結之下節是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意
問首章三引書似不合讀深相貫之說亦似深鑿

答傳者釋經之意但如後世解義而已實所以提撕學者用功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故舉康誥克明德何所從來乃天之所以與我者而人所當顧諟者也故舉太甲既曰天付之命則全體廣大人不可自限矣故舉帝典而結之以是皆自明也勉人當如此用功也

問二章釋新民而終之以天命無乃有計功之意乎

答為學最難是後段語次之淺於接續故舉盤銘欲人之自新不已其功也然民亦難於興起故舉康誥作之率作興事之作之新其民乃能興起周雖舊邦亦不過是者箇地方及為文王能新其德民皆興了豈止民興連天命亦新了此所以為用其極也

問三詩之說義各不同且文王詩所止非止一端何所歸一

答引邦畿詩見為學者有總會之處蓋至善為學之總會猶邦畿為四方之總會也緡蠻詩是教人能於天機因鳥之知止而悟為學之當務此能於天機處也文王詩全重敬止上此是主本功夫下文是一止總止衆止蓋既止於至善則事物之來一以貫之而各止其所矣

問引淇澳詩之義是道學應格致自修應誠意否

答此還依古本先將格物誠意釋了方引此詩以詠歎之大學之義以格物為入門以誠意為樞紐至此則大端功夫了矣故引詩以詠歎之至下文引烈文詩又因此節未明而出此

問聽訟一節與學問何干是 人立本之意否

答無情不盡而畏民之志此正指能聽訟者而言若此者但能使民畏而未得其本故也必如夫子無訟之言乃為知本

問才不自欺便是自慊了無兩層

答再須涵養

問十目所視節指獨之所處言否

答此言君子慎獨之功如此嚴者言最嚴密如此也

問七章不得其正四逐指心言註以用之所行說恐未是

答本體不正而後用不正

問治國引保赤子之言只是欲人識以保民否

答大學關紐於誠意故經文後先釋之以見其要即其治國

章又提心誠求之平天下章揭忠信皆提挈關紐也

問平天下之道亦多端矣何獨取於絜矩

答平天下在己最得盡運轉得行人只有私意偏倚故

不能去此絜矩即是恕恕是破偏倚而復於大公之道

問媢嫉之人退之可也何至直迸諸四夷不與於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者乎

答後世識者以刑以爲輕了故不知從此亦涉中道也

問忠信未是絜矩乃所以能絜矩之本也

答忠字要從去盡道理大要是活的敬也

中庸

問允執厥中之如何執得且與惟一之義不相重否

答中是吾心天然之矩上激於人欲所以失惟精則標別得人欲不容得人欲惟一則純是天理所以能執吾心之矩以度物也

問以為上智不能無人心然否

答人心即是人欲是從軀殼上生者

問中庸之書程子謂子思筆之以授孟子然否

答曰孝傳記還似受業子思之門人

問中庸首節只是明道所從出欲人知所用功意

答說是教人用功天命之性即寓於氣質之中人易於誤認

故提出示人則人不肯認性為氣矣然情之發出於真率者為誠而有所參雜者為妄故以率性為道則人當即此體會矣然不雜不染於氣質物欲故又特之以情道也

問天命謂性然此說就是從稟受而剔開氣質在一邊教人在性上用功了謂率為真率之率則與率循之率異矣

答真率者忽然天機自動猶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乍見二字最緊切這箇光景便是一團至善透現不曾雜於氣質　道謂格存書語氣似率循理長

問修道之謂教陽明謂適自明誠謂之教之字同意然否

答後章修道以仁即此修道字自明誠謂之教即此教字宜從俗語儒教佛教之謂之十字從宗門相傳者也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注說如何

答注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此句注得好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已覺向外說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一發又說向外去皆似道是在外的了若是在外的則可以離得道恰不曾在外不因事物而後見非因事物而後有道就是此心如何離得　道根於性具於心是言其體日用事物是言其用二者原不可偏廢

問先儒謂道不可離兼動靜而言然則未應物之時亦何得之離道至戒謹恐懼在慎獨工夫之何所分別

答心昏昧在此做不得應事接物之主就是離道了所以君子要本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正心做主宰處然念頭初動之幾若要時若隱之過了又用追後費力早辨之則用力易故用敬之以慎獨是在

萌芽上用功也這既在於性之本原則人之用功當就天根上著力
不當在事物上求道　真根按先生之學是尊德性手故語如此
問書經本無一節是指未定性之成功以示人證道之的否
答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人只是初生時
繼之者善繼之是未發之性及形生神發便是氣質用事逐物遷遷
雖有時休歇亦不得靜先儒乃謂之靜無不善動而有後不善此說
未是靜既得未發之中如何發出又有不中節者只為靜中未是真
靜須去盡了這氣質光只剩下性在這裏并不動這纔是未
發所謂止於至善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
問發而皆中節到此是不習無不利地位更無功夫用了
答所謂中節者天然自有之則就是天命自度之度與不踰矩之矩
也這都是保這了戒懼慎獨工夫到得復性這便是致中和到此地步

依賴之事務了此謂至至誠者性能盡人物之性也
問君子而時中所謂君子自能時中矣是否兩層
答君子自然能時中此是決君子小人之趨向也
問離而附諸臨所有此事否
答此是學會前若夫聲色貨利皆嗜欲之臨附也
問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否有積累之功否
答顏子惟在根原上用功所以能得而勿失 所謂得尺則尺之尺得寸則寸之寸也
問中庸不可能是發於絕德矣
答是何莫由斯道之意
問寬柔以教此由人性生 如何教得
答正為南方之寬性之柔弱 故皆以此教人

問中立不倚之意

答中立只是特立不倚是不爲一節之士

問君子依乎中庸夫子何以不自居

答夫子謙德不敢居成功之意　　根據亦正見中庸之難

問體道功夫首章備矣又發費隱之義不幾於支離而無要乎

答首章說天命具於吾心人當在心學上用功了怕人功夫不實而以又教他在事事上去體察無窮事也是根本上應出來的只功夫不落空了首句說个費而隱費字最好莫道字就是費用之費有多的意思有餘的意思又有求他不得的意思是無而生其有之意亦此說之隱者君是［illegible］八寶而可見則人人都能覩也了只隱是个無聲之含真明之德要自去察他不容便不知也而以子思又說於此哉

問夫婦之愚一節是明道之費以見人之當體道遂及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似覺混之以雜

答夫婦之愚不肖是至淺近的去處了然道理豈有大小淺近等去處也不可忽及其至也雖聖人與天地亦有不盡道處天職司覆地職司載因化有了這个氣質就對道不得了道是何等精實的

問鳶魚之詩以見化育流行皆此理路落處

答察非昭著之謂乃習矣而不察之察人倫之察也言其上下察而是要人去察他　這一節從造端夫婦說起指示功夫親切下手處至察乎天地這察字亦只是形而上下察也之察

問張子治人愛人責己之分何如

答此章亦是一理通貫君子以人治人非謂治他人只是自治之如此

所謂不違人為道之事也而道不過忠恕又只是愛人責己二事而已

問忠恕如何與道是由勉強以至於自然否

答恕只是破開隔忠只是擴之如此人責己如此而愛人亦如此固開隔也責人如此而責己亦如此亦開隔也若要打破這私欲也須下手須就明處打通暗處將愛己的心反轉來愛人得責人的心反轉來責己去盡了這些形骸開隔渾然與物同體這便是仁這便是道程子所謂將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是也

問程子以治己之心治人如何

答不如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為切治人之心人孰無之何待於推是愛人要打破許多障蔽却難所以要恕此方是恕之正義

問君子之道四一節亦無恕之本否

答恕者以心比心之謂備上文施諸己而不願一句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此節是恕責人之心以責己恕有此二義故以此發之

問庸德以下皆夫子自謂如何又以君子贊之

答此猶十一章唯聖者能之之意

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朱註以下二節分應何如

答本是一句不可讀斷素是實素之素不為染着天真自如也　道根楊先生天分高故說如此其實素字應作依依也

問若依一句讀素富貴節已了其義又增不陵不援一節何也

答素富貴節就己之所處而言在上位節以人己相形言此不為富貴染着則所行者皆好禮與若固有之之事也矣不為貧賤染着則所行者皆樂與若將終身之事矣　素夷狄患難

亦甚俱是實做工夫事

問人己相形 足見反躬之意否

答心與物交 遂易與他扯得去 陵下援上 怨天尤人 此心未作

在外 如何還打破得私欲耶 故宜以內外磨礪等那外層方

能得心法一

問十五章 先注似以兄弟妻子為道之卑近 父母為道之高遠

然否

答君子之道 始於齊家 所謂行遠自邇 升高自卑 此引詩及孔

子語 俱齊家之事 言近處卑者 聖賢意無不層層 如此說 恐若

以前節為卑近 後節為高遠 乃是舉業實數

問鬼神章微道之義

答此為學者當於精微詳說體物不遺者昊天及爾出王游衍之意

問夫微之顯一節亦指慎獨言否

答此微字與莫顯乎微知微之顯微字恐無二意上文言鬼神無處不在這靈氣便於人之念頭萌動雖曰甚微而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微毫莫遁有其善鬼神早以知之有其不善鬼神亦早知之不可掩猶云不可瞞昧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

問孝之所以為大者豈在尊富之間

答要之以德為主故說德為聖人在先尊富等皆由聖德所致

問故大德以下只說舜說四五字見非偉語
答只就舜說然中庸到此乃是教人希聖之意若說見道用處卻多了一層意了
問無憂節言文王之事乃無事可見止言其父其子是如何
答此章只是言武周之孝首節只是言得武王未受命一句特言武王只把他家叙起非言文王也今人乃說無憂是道亦誤矣
問達孝之義如何說方
答達孝者自己而達之天下也人是天下之人人之事親至死無以用其力矣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所以使其行之事之志與事也
問序爵以其姓為宜若同姓將序爵乎將序兄弟乎

答見叢書序志有爵者之兄弟當亦或叙乃見長之
貴之由書其宜
問郊社之礼據疏也南北郊分祀同否
答天地之間渾淪只是一氣貫通於六部以祀上帝重在
兩个故不容有室共祭祀合之說御酒不從與天之中惟地為
大故又立社以祀地人之生惟食為大故立稷以配社
問追祭所自出之帝何以見其為帝
答古之有天下者雖與賢與子不同然俱是帝胄故有所
自出之帝自漢以後皆崛起田畝非此可比然豈無所自出之
親創業者之祖考是也若必遠求鑿矣
問孝之至也以上文意已了又說郊社一節何意

答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事地察惟武周為孝之至
故能制興禮以及之
問人身如何形容得何字
答是指人身這些生意而言不但指血肉之軀而已
問親賢而後能講明義理如何人乃在知天後
答知天是知吾心本明賢才有以知賢而尊之不指講
明義理言吾心本明之天理即所謂良知也
問事親指吾心之仁而言亦不宜在尊賢後
答不知學如何大義得事親道理尊賢下學之要也
問既曰仁知勇如何又有不當者
答只是實要如此

問嘉善而矜不能於柔遠人上不切
答常存矜卹之心便是
問厚往薄來恐不可能
答九貢還在外
問博學功夫未免涉聞見否
答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乃是開天聰明非聞見蔽
問盡人物之性只就處之得其當說未必能使之各復其性
答此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也
問程子謂既窮理便至于命張子謂亦有可疑宜專謂人物之性然後能至乎天道其間似有事如何
答窮理不可專說物看程子又云化育便是化育說得甚闊貫

亦此意

問致曲之說即所謂推明破暗否

答推明破暗却是致知功夫致曲是求誠工夫似向裏面去與誠意相近

問誠者自成二句以實心言

答誠者成己所以為人不誠則非人矣

問誠者物之終始却即物理言之以起下二句意

答只是通體而言即上文自成之意

問時措之宜以此句只是贊其功在成物之外

答古只說大而以成小此是時措之宜

問博厚高明俱是何物
答功業氣象
問發育二節朱子合道之大小然否
答發育節見道之大禮儀節見道之密聖人之道
大以密也
問存心致知之分何如
答聖人之道大且密故学者亦必要從尊德性以極
其大道問學以盡其密下文俱然
問吳氏說道問學須兼知行說朱子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
崇禮屬行
答未然精微以下句句兼知行此是詳密功夫也

問廿八章只重為下不倍意不必泥居者一脚

答帶說居者只是引其成文不必拘

問崇引謂非天子是如有天下者如少康高宗亦不得與如何

答三代得天下俱賢聖之君後世所當率由後世雖有創業君其德未足継及三代所以從未便有與

問三重之說

答德位徵

問徵諸庶民重有時位上

答此是指夫而於諸野與上當徵字一義

問三十章言天道如何即仲尼言

答孔子是萬世大宗師故揭出以示與學者以為準也

問小德川流雖是天地之德卻寄在源上了
答是
問知化育之義與欽化無干
答識得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問其淵其天非特如之而已豈聖人亦有天淵乎
答其淵其天俱就聖人之天淵而贊了
問聰明聖知達天德子思已到此否
答子思非謂能知正欲其難知耳乃古賢言聖人事
問末章可與入德之義
答聖學是從外之極處至誠是極中之至德使學者將
何以及之只有為己之心乃與至誠相通處故指而言之

問為己知我就盡既能為己只怕不做功夫若肯做功夫無不濟矣

答全章為己上知我只是做工夫緊要處

問篤恭如何能使天下平得

答此是平天下要緊處禮樂制度又別論

問程子入道之家甚密己思不盡己言如何

答私欲若未盡除不足以入道

論語

問學而時習似在事物上說若直指本原是否可言學習

答聖人之言語俱是一貫本末無兩件言末本便在此

問才說學習如何便有朋來遠只是相期勝者未及說將

答此是學成後自有朋來同業從游俱在內

問君子之學既至於明果如何又有人不知者

答孔子亦有人不知者　此是風俗浪轉地位與大學之

止至善中庸無聲無臭意合盡純是德性用事絕無

一毫血氣之私也

問先儒謂有子之言支離如孝弟章何嘗支離

答如孝弟為仁之本未免求之於外在從本原上學只有

此心便是大本萬理皆由此出又何有許多事此非支離而

何　須務此求不知此心既無孝弟

問曾子所省三事乃不及孝弟仁義等大頭腦何也

答此是在師門之言極卑於所事如此然只是初學未及知止在

問治國五要此夫子為他人言故立此條目若夫子已說一以貫之又何必有此五事

答此亦何嘗不一貫凡看論語須要把心打做一箇才好

問節用還是節於府庫者非指民財而言

答只就事論不拘在官在民

問餘力學文之義

答敬開天聰明非指聞見而言　根據特亦只是聞見但聖賢之言與俗學不同耳

問子夏謂之學者何事

答子夏只為人以記誦為學故言此便是學以破俗學之弊但少了開天聰明一段功夫

問君子不重不威却是用心於外非本體功夫中心若有主宰於外亦無不重之擬

答外不持重豈有能主忠信者此是言其質要如此

問改見於外夫人皆得見聞而以夫子獨得何也

答一至其地亦豈能使知其體要惟夫子則盡悉之

問三年無改或謂兼志行言如何

答道有合於理之謂從註說

問有子禮之用一章真得先王之意否

答未免語涉事為不根本原與聖人之言不同

問不求安飽只是恐人從外物累心否

答此是立志功夫如漢祖唐宗不泥於混一終不肯偏安藉了學者須大發根始得

問夫子志不知人又何以病子貢之方人

答此為入務于求知極抑揚言之只要人求在我者與方人不同

問有所且格之義

答作格其非心格

問志學是知存之之時不惑是知止之地至知天命則得止之後一貫之時也

答志學立與不惑皆屬人道及三者同通此乃天道矣

問懿子問孝夫子何不直告而先為隱語以啟之何耶
答無違亦非隱語全體具在但懿子不悟耳
問聖人隱言有寓意不便面質顏子又於退省其私
却似伺察者何也
答夫子立教只欲人在本原上用功諸子多在聞見上用
功不知於夫子之教違了多少惟顏子獨能在本原上
用功故於夫子之教不至有違不違乃心能體之之謂
非無疑問之謂也退省不過審其持久之功
問所由既善如何猶有不安者
答聖人本心全體是天理故念念皆善而事事亦皆善
常人則就其善者為以至發念之善一念之善以至通

體之善兩般不同

問溫故知新似只在知行上說這言程子嘗言天理二字是
某體帖出來莫非此義否

答聞見在外者學問在內者用天聰照日益光明大而謂
知新出故是吾心上道理溫是存養之功不溫則冷去
了故用溫字取義

問君子不器朱子曰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俗多能為
言則與君子不器之此語意稍異

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只是就其質以
成材君子所主在道所以不器之與君子不器之也相合
也

問夫子時豈有異端既有異端又何不明言以闢之

答既謂之異端即是明言闢之

問不知為不知是矣然則所不知者將置之耶抑求通之耶

答人只謂以多聞多見為學故塞了本原聰明若能不滯聞見而不知為不知則所以聞天聰明者亦自有不容已矣

問夫子教子張何不直啓本原乃先之以多聞多見夫亦有深意存耶

答若直斥其非則於他天機便塞了聖人教人如在因材點化使之不知不覺收攝了他的心如染著物而物不知也

問若季康子孝慈則忠何不教之忠乎以實以為民先豈律而不言與

答彼不曾問豈可先擬而後但告之求諸己則與化他多矣

問子張前知之問夫子不答之可也而必告之何也

答聖人天地之量不直拒之惟因機而轉移之

問夫子論季氏三家之僭譏衛磬之邪抑但與諸子言之以明道耶

答當時習見成風人心亦將僭然以為當然矣故夫子指言之以警之人多有不忍之心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非不教者之以平正之道但論其本則在乎奢儉

答此便是本處文明之後便須返朴所以因林放之問以為先進之論

此所以立萬世之極

問夏殷之禮文獻既不足徵夫子何以得而言之豈亦想擬臆度而可得耶

答聖人之見自與常人不同

問夫子不欲觀禘何不正之

答不在位

問知禘之說是理無不明一邊

答要之夫子之答與答子路鬼神之問同乃是拒之之辭使反求而得其本心朱子順文解義不曾照管他答意

問所自出之帝說

答商周之先其所出者皆嘗為帝故立禘以祭之後世若起民間族無所自出之帝 固有所自出之親 如唐之獻懿 宋之僖順翼

宜是也即此以為禘主而以太祖配之可也不然推之古者恐風格不未

問周制大夫及大其文而從之之然詩王之制不可不從亦非專以文武之故

答上二句是一意有嫌其文太盛之意下句另一意夫子只欲返朴還淳

文盛非所安也

問成事不說三句之意是一義而疊言之何也

答想當時有此段語故逐連言之

問夫子之答因而譏管仲之器小與好議論人者何別

答亦因當時但知尊崇管仲之功而不知有聖賢事業故指言之

亦欲提闡幽之意

問夫子語太師樂一言即可為作樂之本乎

答與他分了幾个節次則作樂便有條理可以類推

問儀封人之對亦似賢者乃卒無聞何也

答語在說所以無間

問盡善不盡善之別

答當時常人但可見其精密之處惟聖人乃能見其精粗不同也

問既曰造次顛沛必於是即是終食不違又何消疊此言之

答是是功夫益密之意

問好仁惡不仁豈是兩事

答各見得一邊重些

問謂之聞與所得猶淺如何便能夕死

答這是不可不聞道之意語甚深切

問君子何以有懷刑之事

答有畏罪于刑

問禮讓為國國紀綱法度甚可應行

答曰是一念不敢自是不敢自高自高意便是矜誇以此心去
用他綱法度才好
問忠恕如何說得一貫
答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周流吾人雖人欲間隔亦須發實其
實體切底心逐事上打透由此做去可達一貫曾子蓋從
於此用功做推行教人亦難解釋一貫二字之義
一貫是道忠恕是做一貫底工夫當時門人不曉得說一貫只曉
得忠恕曾子所以說明處道之謂你曉得夫子之道只是盡
不過是個忠恕做忠恕之功以依的便是要因這工夫識不
道也忠恕二字只是功夫之字所以曰功夫用到盡頭便了然不
得力了才是道一貫然即未達還只是工夫未是道為在程

人則幾無道不可言忠恕

問程子謂天地聖人自然無忠恕與吾一貫何以異

答此等處當會其語意不然天地聖人既自然矣又何忠恕之有

問古人之所謂慮者有遠慮者以遠慮為戒何也

答顧看自不可太遠

問論事不甚高而顧以約為貴然非要當之論

答凡事收斂皆由心生此便是約

問知十知二只是形容其淺深程子之說深根亦不止非謂只說

答夫子問意只欲程子從根本上用功在于道對來依樣敷

讀此等未若負而求章意同

問夫子許子貢之意過重欲自屈否

答子貢之對雖不得夫子之意然其一念自屈却好故夫子

就因與而請援之夫子與他人無一如此者直言其不合亦不棄

問克己復禮即仁矣天何從之立云

答剛即仁也所謂天德之剛

問克者自然而以為仁勿者禁止而以為學則顏子四勿非耶

答四勿求仁之功然乃之頂列目然也

問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不就於私林性非所先之決耶

答文章性之天道也子貢分文章與性道為二是知猶未

領會到耳

問君若臣憬雅多亦何容

答因循於思不勤以成〻之上無益
問甯武子愚可見如何謂之智
答文公之時佐〻以興復非智不能至成公時未免隨俗浮沈卻失於愚〻不能見哉而作非愚而何但能濟君者不可及耳
問不知而以發〻之甚乎以爲恐其陷乎毁不端聖門學者豈容有此失
答如曾點輩〻發放去便須入了異端
問微生高之事或於所學有不忍拒〻似亦無害
答隱人之有以爲己恩極不可
問顏子之志不見有及物之意

答善與人同不見有我

問安之三句還是聖人去安他輩即若不得位亦託之空言耳

答聖人說從與之上教養之事都備就是聖安他

問伯子既太簡者夫子何以許之

答許其簡非許其簡南面仲弓未喻其旨而以言有駁其者故就此大務上點化去存不許其不喻之意此所以能成人材

問不遷怒貳過亦是居恆很靜時操存正心功夫不相違否

答一般

問夫子論仲弓之言以犂牛為喻言何那朱子之謂似不必為仲弓

自立是否

答此是教仲弓用人之法，非論仲弓也

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俱在心上，夫子何由知之

答亦自不可掩

問回也不改其樂，只是心上純然天理，故此心廣體胖，此

便是樂，非有一物可樂也

答先從四勿上用功，乃得到此境界

問君子小人儒何以分判，為若小人者不足為儒矣

答小人儒是以訓詁為學者，終世傳解經自不負，始可見

問誠明二事亦何足以知其大體，使為禮之正，不信之流，工夫何以於

答誠為自別

問夫子嘗為從先進又何病質勝文之野

答質勝雖好然不如文實而有其質尤好彬彬之是質之

積而發於外非粉飾華過飾之謂

問不可語上之言乃聖人自言非以為教者哉

答亦有警學者意

問先難後獲是獲些之什麼

答只是計功謀利之意

問朱子象山之論實是聖人獨發天機偶為世言非教

意也論以書哉

答天機不解發則亂了假偷發天機乃為善學

問君子博之於文全重在約之以禮上此意之非也不

可兩事看此是互說博文時就詩禮未說到行上
答亦是互通
問道德仁何故分做三樣功夫
答自其未為我有之則曰志道自其從於持守處則曰據德自其天理周流之則曰依仁自其觸發天機之則曰游藝若玩物適情則涉於外鑠矣
問富而可求章將有為而發歟
答此是疑下教人之言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將指一事言耶指全體言耶
答並行不悖
問文行忠信平平說了何不教之以本原功夫

答只是一貫
問鈞〻〻言夫子自爲豈無人可使杖耶
答自爲亦無妨
問夫子教人何不就教以知之至者而乃以之聞多見教人何耶
答夫子自有這一般學問雖不假深求本原亦是君子路
上人恢亦不絕之況既明言彼乃知之次則又有知之至者在
而必求聞至之矣
問泰伯背父而逃亦爲害否
答此不可以易言彼只見得天命有歸故致太王昌後之
志稱其德爲至不爲之也
問曾子與吾說子言何不直指心學乃曰內外一貫從大

直截〻〻

答詳味之自見

問樂如何能蒸〻浹〻郁積

答情樂感人語神

問好勇疾貧之人固不可語此言殆為人者告耳

答是

問積聚矣之自聖人言不指與學者自處

答還是與學者之心如此

問夫子平日所言亦非命與仁之字但四十及其體耳

答未嘗直指以告人

問吾忘無固我其等待夫子盡除無之恐顏曾亦免此矣

答不如聖人直截簡潔
問子畏於匡困厄之來並乃推匡人不能害己一段說話
蓋曉門弟子耳
答此夫子以天自處
問聖人自以為無知似不實不情恐只是謙己從人
答此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處惟聖人能乃虛心叢自胸中出
若窮則非聖矣所謂聖人無知由問乃有知是也
問顏子明睿之質去聖不遠亦嘗若仰鑽瞻忽之難何
也
答此是顏子直欲做聖人如漢祖唐宗必欲天下一統使有
陳友諒等之地不服亦不肯甘休罷耳一息不若必期見其類如

此
問博聞約禮書得作聖功夫否
答博學是開天聰明約禮是直截體貼二者並進不休乃
可入聖大抵學者先在立志志不立者不必論他工夫立志既審
乃論工夫用功篤者不必論他開導與否功夫篤莫又要善開
欲上節是顏子之志此節是他功夫下節是要開導此是
顏子善學聖人處
問顏子深造之功已至卓爾猶有未由之歎況在學者又
當何如
答卓立之地已有得矣但未熟耳積之操存意力既至積實
久氣質養長不可以着力也

問太宰問章朱子謂子貢得其實何如
答這是夫子所言者是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未嘗有多能之名惟周公孔子生於文明之後又不得位而在下故有多能之名其實也只大賢之所以則不在此
問無道則隱可以何必欲居九夷
答只是託言
問子在川上章直指道體欲人隨處察識否
答此是聖人（獨喚人天機處人欲有觸發自是動之不息矣
問子謂顏淵章未見其止注說否
答此是非後說他止字作成就說爲是）
問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豈徒以口舌爲事耶

答言儐之又要唯謹兩意俱重儐之訓辭是辭治之意非
辯說之辯
問擯傳命只使一人請事足矣擯列擯何以次相傳似太煩
答若使一人請事乃士禮也何以稱國君之體
問孔子在朝之容一敬足以蓋之又何以有許多節次
答自始至終固說是一敬但升堂之後則初以嚴敬出降
則嚴敬稍舒然敬固未嘗忘也
問上如揖下如授何以謂之平衡
答行動之間少有上下耳
問人臣為君出使又有私覿之禮何也
答不如此則情不通

問鄉黨緇色如何以飾儒服

答此是因古注疏相承說差了曾見他書有說

問夫子飲食之節似太瑣碎亦將庸以于此細務耶

答動容周旋自然中禮非有意而為之也

論語下

問先進後進似不假及前代

答先進謂夏商以前文不勝質故曰野人後進謂文武成康文明極盛故曰君子孔子知文盛雖好然澆薄亦隨此生故欲返朴還淳以興造化也

問四科之目豈聖門教人原有此科條歟

答此係門人所記亦有不能盡然如宰我與子貢註列宜其學

問夫子於顏路之請亦以辭可以無辨耶

答聖人非不愛顏淵但人於外物奉養之類必有便說了不消着意去計較故可以無也

問葬從厚此也豈亦無妨否但名分所得者不可用耶

答不若安分爲得

問子路問事鬼神亦非泛問夫子不答何也

答子路此問正程子所謂都樣難底問者故夫子拒之如此所以收攝其心使不求諸遠也

問剛德本領而夫子以不得其死戒之何且從子路之死亦非因剛之初

答雖好剛故亦不擇義而從之者

問冉求是不當仕季氏既仕他不得不為他連累

答彼只就覺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之說謝使聞啓亦然與他人不同而不知說曰聚斂則不聞分與之多害也

問億則屢中是許他否

答雖許他蓋實雖已自有見可而又專能明以料事又多了一層障蔽故夫子警之

問子路面言之聖人作是粗一子路能之亦所謂奇才矣何以不能救孔悝之難也

答只是見不明亦緣平生粗率

問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宜不知曾點之志則隨連說崇廢得失之言又豈足為得耶

答豈但程子看甚滋味三子事爲不上眼意思夫子亦必有不滿
者故但另問而不答夫子之所以成大小皆成不器象人也
問天下歸仁四從字字皆作字說勝
答事事皆仁只說克己復禮若仁則天下歸仁乃是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之之雖惟克己復禮爲仁後期渾
然與物同體
問克己如何有四樣功夫
答只是一件勿字字義本大旗也要胜心爲主凡有私邪
之起即麾而去之不必分四路做功夫
問夫子告仲弓只從敬事為上做功夫何不直指本原教之
答克復如云取復非大勇猛者不敢與賊俱生者不被其戕

則怯固退劉冬之則賊亦不敢侵矣
問民無信不立是指民言指國言
答指民言而國亦在其中矣
問質直好義又用察言觀色是如何
答君子之心雖處得極是亦何嘗敢有自是之心若
小人則雖知不是亦居然自以為是蓋惟事掩覆而已
慮思慮也下謙之也謂謙己以下人也
問先事後得只是計功之心不要說財利
答只是財去為善便道我有如何意思了便要自滿
候何由出來
問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好蓋察人者必疏於自檢脩

省者不暇於尤人其機如此

答楊慈湖之父初覺自家有過後覺得有過因加
意點檢遂知自家有無限過然人亦不見其有過
也改其惡要然

問愛人知人非仁知之對辭而夫子以是告樊遲意脩
已之事卿嘗告之故不復及耶

答只教他於愛人上用功則亦可以去私而去仁矣向固告
之只為樊遲假不會故又舉此以告之

問凡事敢勞之恐力不能給

答你勞之勞亦好

問誠有問之義

答此是窮事作興事之義若能如此而考其成則治否

雖美但說先之於後則慢了
問聖人告仲弓人其舍諸如注意否
答人其舍諸還作舉來仲弓與答言否
問禮樂刑罰刑自是兩事並舉如何亦得次序
答有次序先須從禮樂教化頓才可施刑罰
問子貢問士屢問屢下其意何居
答未斷便是他問意
問狂者只要充其志狷者却少了進取一節
答狷者若不進取後來只做得一節之士
問邢疏道既說言稱何不去位

答或是公否位者如東漢黨錮諸賢上堂皆在位

問辭以達意而已必更四人而成似大當事

答在春秋時辭命亦是大事

問惠人也是許之之詞否

答亦是許之然許以惠便見他未盡彼哉者猶云不必論他

問管仲奪駢邑何如

答此是或管仲為政賞罰明信故伯氏無怨如廖立

成注之類非必是奪邑與管仲也

問夫子答成人之道何以又說下條

答是子路之言他是性強的人故假夫子之言而應答此

問使子糾事成仲將與其榮今糾死乃不與其難不得為無罪而聖人但稱其功不見所以不死之故恐不足以釋子路之疑

答草野相從終與那君臣定位者不同不死固不是然亦可恕故夫子稱其功而不死之事終不為之開釋

問不達於事還當在先覺上不達不信特為其防身

答所重

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人何以不知之

答只為子貢用心在外務於求知故發其機知之者以警之子貢不能深察徒然用心在外故夫子告之以此語

不求人知之事耳

問夫子於原壤不責其不孝母而歌乃責其夷俟先儒謂所以全故人之義終覺欠安

答先儒說是

問子貢問爲仁夫子但告以資於人而做功夫處恐不及仁亦欠安

答親賢友善非功夫而何

問夫子論爲邦但止於冕輅樂舞之間世無紀綱教化之可言乎

答夫子論治俱自大本上發出來紀綱法度却是逐事矣

問稱即稱也何以言爲二目
答禮是節文之稱
問三代直道而行似指民言蓋其本心不可欺處是也
答回說指君上
問君子不謀食是指學以利祿者言若夫躬耕養食生則固不可少也
答是
問孔子聞政而不貪於子聞何也
答此亦是德之謙辭蓋言德行以全其德者
問君子畏天命指付畀言將不指流行之天命
答指付畀
問思有九思即小德川流之義然其所以九者實出一心

答審而思之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題語不多
問求者達道如上節之人尚且做不到
答此節至難是為用問者比上節之人更不同
問邦君之妻一章在之何義
答偶然或是古書所添
問孔子見陽貨亦有避為意否
答先不為避然見此等小人何須答他
問性相近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同
答孔子之言如天命謂之性性與天道之類乃是言性之本體
此章只是借性字形容如俗云天生的一般
性對習而言皆虛字 性對情而言皆實字

問吾豈能私之義

答猶言吾教語默無非如物之死教也聖人行道教時時未嘗一刻忘於懷但無機會則卷而懷之有機會亦不肯失

問習與開皆美德何以有當與拜之敵

答如莊周之類豈不謂之當盡亦不是天聰明之智則而塞其貴若信其自為則有失諸乎者矣

問予欲無言只是警不用功者耳若必待其自得不須言教則何由有一部論語

答此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無言之教而弟子之所當用心者若言教則因才而教而得之者亦從未下文四時行一節亦亦就用上言乃第二層語數子貢因此悟入則回在本原上要緊

問古人將見不將命師弟之間亦用將命者何也

答痛心悲心徒以當時言說人之之與弟子羅還不同

問宰我之言直是誤僻似於先儒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隱者恐未然

答此是指宰我因甚說畢竟夫子以說盡了予之不仁也是說於為不善者　這根由是宰我見當時行喪礼皆具虛文而無實痛故問之

問女子小人難養章是有為而言

答此人情所易忽而難防者故言此以警人

問箕子與比干之事孰先孰後

答先後不可知但三人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一毫私累則安和得也

問既知道之不行以何又行得君臣之義

答雖知道之不可行亦不可不存濟世的心豈忍坐視他

問廢中權與潔身亂倫者累字

答此處或記者有所增損 如降志辱身則或枉道矣蓋言以行

柳下但未敢之語 則直是夫子之論

問無可無不可之義

答不落在一偏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未免有記誦之意

答還是要記道理然終非要大本旨

問子夏言教之有序亦有理

答也是謹守於節目而提掇本原功夫畢竟少了些故子游有

本之無則之譏

問不改父臣與政難知義者亦所不忍何獨孟莊子

答是就當時大夫中言之

問夫子之德深厚常人未易窺測

問帝臣不蔽乃是不敢以己與之之意

答是立賢無方之意

問寬則得眾一節註言係目而不及帝原論夫何以

答或是古之成語

問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同異

答不戒視成是急性人慢令致期是怠慢人

問知命與氣數言否

答命最可作窮中人

莊渠先生門下質疑錄　門人唐音　後學周本浩寬夫　潘道根確潛

孟子上

問孟子學已到至處又不可謂之聖人何也

答退藏於密處還不及聖人去根親乎得聖人歸所以消磨得念細密孟子時舉世無人未免自負太了些

問程子論孟子英氣害事以孟子力量豈不能消除之

答想孟之學固自不同亦由不幸不及孔門使得親炙夫子則許久英氣不知不覺潛消融化常自以為不足矣

問孟子答惠王之言似太急迫恐駭而不信

答孟子只是從微發微所以不說利字孟子便見到後來有不寡弒之禍所以做得來直截學者要如此用功

問有刑罰薄稅斂亦只爲政之常何以得民親其上死其長
答爲政者只怕離了百姓的心則不得其用命故只得在人心上
加功自致其如此又云孟子此數句是天地間大法孫吳所
著兵法
問雞豚狗彘亦爲之制似太細了
答王政要處立爲法制以救之如此方有不擾民
問孟子言喪之之短亦似不齊
答此孟子所以未到聖人處
問言舉斯心是刑寡兄弟之心加彼是御家邦耶
答如此說方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句意協方可謂之推恩
問觀大學鄭衛亂雅之說則今樂古樂如何同得

答只要他與民偕樂君心感動又何論他所樂古樂今樂蓋略其末
而取其本也
問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似只指君而言民亦憂樂之宗旨摘不來
答民亦樂君之樂憂君之憂則君與天下通為一人故曰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
問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後世所謂與其取之農民不若取之商者何如
答此是後世不得已故斂之之法若孫節令一切不取尤好
問王曰吾欲之罷還是要毀其臣否
答奉於指求夫曰易以梃與刃以刃與政之譬相類由遠以及近也
問孟子告滕文以遷國從之若之禮當如何
答其意只在為善一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遷國後亦昌也
問周自太王之時已日強大文王猶方百里起何以

答有[illegible]之勢而莫識不改

問不動心與正心功夫同異

答正心功夫但深

問孟賁力士與不動心何干

答謂其過孟賁者以力言也故孟子謂若但以力強者亦何難

告子惟強制乃能先我不動心

問丑問不動心之道乃以黝舍先之二子未得為有道乎

答黝舍二是以力制者彼二子高者只有個工夫不動何假有道者乎

問不得於心頓欲求助於氣恐出強禍

答知氣之特者則知奮發氣浮躁者則知鎮定而持志

之功者有助不生則氣之暴而志或為之動矣
問志壹動氣固然矣氣壹動志則恐差一邊乎
答君說志在氣存則不得謂之志矣乃是一氣也志一動氣
還指好邊
問塞於天地之塞是氣氣象如此非真有形象
答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只是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意若說元塞則為二物矣
問無是餒也觀註意乃若無義反有歉於氣之餒照
答此氣乃合義與道而為之者苟無義道則是氣之餒矣
何以能浩然乎　集義是由心生者只是襲取於外者
得之之義襲之者以義襲取之意

問必有事焉非獨存其心已兼養性功夫言之了

答存心養性只是一事此又指其本根而言乃所以集義之原也

問詩不至何其所指文不屬

答恐有誤字

問夫子賢於堯舜亦似過了些

答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堯舜各只據得一世事得夫子出來却定得許多萬世之法故云然

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子貢果能如此否

答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但就夫子說所以見其生民以來未有也

問市法而不廛不去實乎

答曰法是如此其首工則財用足

問廛無夫里之布以是執何業者豈商之外若有一種人耶

答說是市宅注說本之所行不歷參歷者與時不當而官體不當種俱取之也

問夫里之布是出之乎

答曰是取布之名如此不名藏其百畝之稅稅

問人時有不然之比寶已皆所得而言矣

答是

問知皆擴而充之實已貫得到底注不作內識其說空

答人皆同然則四端在我容有不知者惟知而不擴充之則如火雖未燎原而已有燎原之勢水雖未赴海而已有赴海之勢其擴充如此是其勢雖甚順而其消則甚微所以君貴於能充然後保四海不然則不足以事父母矣所重知字上後量前能字上

問舍己從人與樂取於人有分別

答微有異

問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乃是理當如此如何為隘

答隘處還在下文

問君子所由也既是不由清和者隘與不恭又何消說

答是

問孟子辭齊而出晝似太累贅云要而處晝便罷何消盡人知

答還要感發他

問彼以其富四句殊不似曾子之言何其淺也

答說是有為而言

問孟子受薛宋之餽不傷廉否

答戰國時還有這些交際乃君子用心之極若拒絕了連成居室非君子之正也

問凡臣以懷素恕未得請教而孟子告之不欲在談聽乎

答二人皆從之是可與言者觀其從之機而見

問孟子於胥受命之何以為之齊出使

答出使與召還不同

問反齊滕之路亦嘗與之言是也歟

答唐元宗使楊思勗至嶺南召宋璟自被至京未嘗與之交一言亦自如此　道根說恐是未嘗與之深言耳

問孟子於葬後而即之齊將不居喪乎

答時孟子居於齊則反齊居喪之亦可知

問周公當初知如何處管叔乃使之過

答監殷之說乃是孟子之說周大抵武王滅商之後其王畿千里以百里之封了武庚其餘亦免封同時及諸侯如康叔之屬後來管叔并出其三人畔遂有三監之說而王制又創國三人之

說六難並云

問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雖齊王實欲尊孟子恐亦不可留矣

答既欲尊孟子則須聽其言而不從不可留

問孟子非留行者不答何也隱几而臥似太倨

答孟子之時于上高矣

問泄柳申詳繆君側有人何意

答二子非繆其資人但祈求國去

問王由三國為善六經中取長云爾要之多從如此豈後有為者也

答是也

問孟子識彼一時此一時道理豈以時之不同而有異耶

答孟子之不豫乃是憂世之志非怨天尤人但孟子此等處說得時之不虞與前日說出他底意思就罷了

問孟子居賓師之位不當與職何以有所謂則不可請

答亦何必急急如此

問滕世子從未求見寧必是有疑

答世子初聞孟子之言以聖人為必可學先王之治為必可行及退而長習沒之前則其有疑其言亦理之必然也故孟子迎其機而破之

問三代損益不同則經界皆須動否

答井田之行於黃帝皆以百畝為制無更動之說授民之宅
更動之說但孟子未之詳耳 道根據井千十百畝耳
是三代之丈尺不同非宜畝徑界也
問鄉之祿不為不厚而又有圭田恐太多
答圭田所以孝敬貴其事
問餘夫二十五畝法以弟兄餘夫將不計其長子而但授之耶
答豈有此說必時只隨父母取給至壯而有室給之
曰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以自給及後至壯而娶婦乃為
數口之家更受田百畝也
問張子謂經界之法處之有法不刑一人而可復其
法當行於

答必待教化行而民信矣後將不令而自從若設而禁使
然未必然也
問許行只是偏僻之見蓋以食力爲道者
答許行是箇有行止的人其說最易惑衆故聞之隨壞
意思亦恐有
問江漢秋陽之喻其理如何
答此是蕩滌照徹一天蕩滌則無不淨照徹則無
遺瑕曾子是曾心上用功驗得私欲去了一層又是
一層了知夫子功夫是如此不可及謂之不可尚是與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吻合而無間故不可尚所
謂入室者虛任息終不盡

問非爲人泚非爲他人見其親尸而泚之

答非爲見他人親尸爲一本故然

問虞人之不往只是不敢將守義而不往耶

答還是守職不往觀孔子稱之之詞想是人之是有意思者

問仕本爲行道也爲不容之意乃是因乎字而發

答是

問宴是宴飲還是宴安

答還是宴安

問舜受天下不以爲泰是則實有此理但覺說得太快恐不得爲之本心

答孟子不以爲泰之言自是有爲而發若舜受堯禪時其

謙謙不我敢自安又何嘗虛遲然當之濫受者又不可援此為例

問為先王之學何以見其必皆愛乎人

答只是泛論其理解

問佛書言有可也乃使其毫無往往精神何苦徇人以至於此耶果以此而置禍則又何有心於設解之如何

答只是要感化化此聖人之心之後來之事乃出於不得已與後世作傳譯異者只看他誠偽不同便自別

問夫子之於陽貨非獨見惡人以避禍若不往是於禮亦未盡

答是

問春秋者天子之事如注意否

答春秋不但是國史乃春秋撥亂之書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有聖人出來撥亂一番云周衰無聖王作以撥亂故孔子就國史而寓其法寓此以示萬世撥亂之法故云然

問罪我者豈以無位其實不近於僭否

答罪我者指此而言

問楊墨之言何以能鼓動得天下

答蘇張輩皆是無行止人不足聞惟楊墨亦有行止故易惑人

問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是言其害之甚

答實是如此只看荀卿輩倡說廢先王孔孟至秦人從起其害能無亂使天下廢然喪其素業豈可謂無

問孟子此條以為非則後世喪力之士如徐鄙之流亦可承否

答廢仁義而右併行法已皆設之亡亂世之道戰國策載齊后之
言問於陵仲子殺去宜有見也

孟子下

問有治人斯有治法孟子乃歸重於治法何也
答爲諸侯皆廢先王之政而發
問上下朝工君子小人如何有此分等
答居朝上職以道揆物故唐虞有百揆之官下司乃有法守
朝不信道以下不相承言之不信道故犯義不信道故犯刑
問責難陳善之分
答責難之是登彼要好匡直開陳是使善
問吾人以此屬爲儒是何意
答吾人謂以尊君若原取時虐爲誣殊非臣子忠愛之意焉

後法哉只壹是有一節之善即取以證而不復辨是若遇親是宗各壽奇節則假借言之 此亦保護之意儒者成嚴之意指為要後學孟子之意

問為政在巨室國者若巨室權勢已成是非君所能裁

答此章乃為末世而發若君在今日其又何得說不得罪之云只為權柄下移故反本言之耳觀晉悼公重耳之等一旦下令而六卿無不秩手可見無乃為不失道而又可有為者

問小役大弱役強亦可以言天乎

答無道之世不受命於大國則被滅亡之禍故不能受役是亦理之當然故亦曰天也

問保天下只是擇地而居或是有深意在

答君子欲學一箇用世之心若曰有才仕之意則不可而以待之者
還在文王
問李悝盡地力之法未見不善如何以入次刑
答只為他只為於富國意以在民　道根挾為他把三代井田之法
壞盡
問樂正子從於子敖未必便為餔啜責之似辨過
答王驩只亦親孟子而不可得者則在孟子之高弟豈不加
意耶本只云子但觀其外使懼可與同行未免有間便之云
殊不知此處將是便是餔啜矣豈有二道
問舜不告而娶恐以處非事
答先之用舜已在先諸之後夫妬以二女妻之豈三有不告而娶

之臺

問順親謂循之於道乃是順親原既非解順親字義

答與之一而不違非順而何唯喻之於道斯能致其孝之義所為能得理而親不以為然豈是順之謂

問其揆一也即指上節言否

答揆猶準字之意言其所以之道而揆物者無不同也即指上節言

問既曰諫行言聽又何以有去

答諫行言聽指平日有故而去設有一事不聽不行者亦是

問人有不為本是不當為者非謂為有為比也

答兩節其靜如山則其動如雷趙鎮靜趙謀學則所為趙

有力〻〻

問君子處世若當言之事又豈可慮患而默

答君子知小人之情狀却不說破說破則彼無所忌憚矣所

謂後患也

問不為已甚言待人則可言處己則惟恐不及又何已甚之處

答只到恰好處便了

問不失赤子之心是所以為大人的根本抑猶有事在

答如此說却是體用二原了純一無偽是良能通達萬變就

是純一無偽中開出來的光明學問是所以開其光明者却不

是外邊得入就如嬰兒待乳食以長而所長者非乳食也

問深造自得與大學知止能得之義因果

答有之不已便是深造人心一點明處若不用功則隨光隨滅惟用功之久然後到知止處乃是自得地位也

問資深之義

答資字是資養

問詳說其理只是研究之義似未允當

答既曰詳說便覺口耳意思多了如此爲者非不有所得但結果得淺了要之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自是好

問原泉混混之歷之人有實行則心學亦在是矣似不如曰心不有本

答實行如何當得本體有依據而做而非出於本心者如管仲晏子之類可謂之霸者若如此者法不能至極也

問舜明於庶物一條即所謂君子存之者耶

答是漢人采存者一例多耶

問王者迹熄之説

答平王時雖守尊号未叶做迹熄而周王時天下不復知有王

所以詩亡不作於天子彼畿之內詩者人心之天識天機泯則大亂

夫子才作春秋當亂世始於哀有扶衰則不与撥亂反正故於始

於平王欺人自扶哀始也

問孔子之作春秋三百年後亦救不得當時之亂

答夏之亂有湯以撥之商之亂有湯以撥之惟周未有聖人

出於夫子立未做一番整天下依此法去撥亂

問天下之言性而不以故者何也

答故者以言陳迹蓋因當時天下論性者説得陳迹而不求根原

功夫故言此利者有所為而然如納交要譽之類非利而何

問千歲之日至何出處民謂是推後來者所以

答指以前者所謂陳迹也知陳迹之不可達歷則知陳迹之不可言性矣

問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也之與怨慕正相反蓋相待如路人者也

答是

問以舜父母子未嘗有怨父母之心只得取怨于父母何

答以常情而言要之無此事

問舜之封象以為其恩未嘗及民使無如四凶有害於人則其亦討之乎

答另有處如周公處管蔡是矣如致辟者止管叔一人而條

則舍之安退於君一邊
問以政授于甯傳
答不及竟以下只是一句總意即是政
問謂舜無避位之事，則居堯之宮逼堯之子不是以為篡乎
答舜已明白受禪為政久矣豈必居宮逼子舜禹亦是已封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趙說是
答商有兄終弟及之禮故趙取此二人以見太甲之所由立也
問湯知聘之伊尹真是無求于世故其言如此非設詞以欺人甚明者
答伊尹者稱元聖豈應其詞氣發揚如此卻似固者所為者之
孟子養氣所似
問伊尹任天下之重乃是湯聘後如此若初間便懷此念

乃是思其去其位者

答聖人未嘗無敬天下之心但聘之初未若避避不敢當之聖人之真傳也

問司城貞子既宋大夫如何又為陳侯周臣

答此時在陳

問百里奚不諫而去亦無傷否

答見幾而作前未有此事而可去

問朱子謂夷惠高似伊尹何如

答伊尹書曰聿求元聖但夷夫子但曰賢人惠文攻之

問玉振之之義

答振猶振收之也五音之發聲皆散殺玉聲則始終如一

問集於前節見夫子知行之全下節見夫子所以全體知行之道
答上節是人知行並進下節是知行合一天包乎次知統乎行
故云賢於堯舜之遠謂夫子是萬世大宗師人須學夫子於此
特言夫子之學如此教人知所法也
問公侯皆方百里觀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似不
止百里
答百里是正封之附庸之國不封之惟有大功者加之山川
則使其來朝耳
問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答天子三公視公侯故春秋宰周公書公天子之上大夫卿視
伯故春秋召伯毛伯皆書伯天子之中大夫元士視子男故書子

畢王書子天子之下大夫視附庸故春秋叔服書字而其叔

視附庸而既明王畿之地不至限諸侯封表元士以下視則有加於

則與侯國一般元士書名中士下士書人接我則書名

問不挾兄弟而友兄弟挾他何用

答因他兄弟自可相友挾之而輕他人之友如晉二陸之類

問亦饗舜是亦食於舜否

答據文意是如此然孟子大意只要明有天子友匹夫之事矣

問亦不害否也

問迭為賓主之義

答從遇了些

問其所謂之尊賢義乎不賢義乎還指在人者言若指當下文交際

言則正當其實可取之義而不為過也

答諸侯之取諸民固其不義與其奪之盜不同較當下之還
是他在得去之處而君子所以用世之機也若於此復絕之則
彼不復知有下士之禮而君子不或於國乎　又云孟子不欲
與諸侯相絕此君子用世之微意

問獵較之義孔子不為亦何害

答魯人獵較是要奪器物之意然其心則原在孝親乃
天理而其雜人欲者也故孔子不禁之亦不為已甚之意
又云待得正祭器乃是萬世正俗之法禮家所謂四海九州之
物咸備以為孝此說非是孝只在即當下物件致孝而
已豈至毀千里取物勞人以為孝乎非先王之法也

問廣人從西來廣人徒肉蔬而消食其廣氣然否可以言乎

答守禮之數自不同

問多聞與賢是二樣人否

答古人國有大事多問于壽老的人

問以德則子事我者也此言似太激果子思之言否

答思孟很剛毅的人雖消磨得已然並非不及聖人廣大從

若並非如此剛毅則亦不能守其實業的人便易放縱了

問程曰貴賤之卿然乃曰君之任下也過乎

答此言君子之過長人君猶患之以然分別出貴賤果然何樣

卿都好大祇朝廷有貴賤之分則於國勢自貴

問犬之性猶牛之性句不重上章下句

答因告子以生為性，孟子謂生之謂性乃是性，故為性則氣以成形，
而理亦賦焉，無不同者；論氣則有靈蠢之異，而人物之所以分，
故詰告子云云，而告子不能答也，而是反詰。
問：孟子此言以明聖人與我同類，如何不及工夫？
答：意只要說聖人與我同類，欲要之意在人自得之。
問：舍生取義章只為辭萬鍾取舍而言。
答：要人不失其本心。
問：所識窮乏者得我，乃與宮室妻妾等例言，何也？
答：總是私意。
問：求放心是學問之先否？
答：學問只是要求放心，格物致知所以求之也，誠意求之之事。

其真道自正何以至於僧身求之亦其意也

問先生平生其大者尤在於放心之先

答如此部是所謂次々乃是底於人的起頭立得固其之宅則

自然思非僻照要立主宰一學功之又要思一學功矣也

問我國之時取士以護諜而尚重猶有僑天舒之事

答護諜之士亦有數其節亦宜有行止才取用

問堯舜之道豈止行止孝悌之間

答此只就王道者言之而亦非至理此所以為中庸也

問宗教以救世為心則與儒教之往亦有同矣

答僧侍大抵詩書者昌大士者亡故時君皆下其為意

問儲君從不及物何不為受之而不報反為失礼

答不能隨時交際如何不可道矣

問伊尹設使五就桀之事亦當道否

答既無是事又何當為此聞諸太極子言曰五要吝極

他問中抱負於實事多出舊聞不甚保者

問微箕是君相之罪否

答君相之不過

問孟子詳王制以律五霸之罪邦常省耕斂處否

答聖人倘於哉至凡分封其後必將外重於內過守述職者

制所以防其放肆也

問想去者命之不遇據安樂曰言之再未嘗能行之也

答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在晉文就其欲名而傳世可過于齊

植者其家事治也

問若以齊魯為皆百里則頗疑在魯地七百里之中乃得錫之尚有土田附庸者云何朱子謂當時各國已大武王但因而封之以得其情

答魯至已去誰敢不遵王度其違度者則削而為附庸不待言也若如朱說則天子千里公侯乃五百里已做箇反形在那裏了何以善其說耶

問樂正子既短於三者則雖能好善然善言不能諒擇亦何以為治

答不能諒擇則不得謂之好善矣豈好善者而三者不足以治之故皆曰否

問滕下作淞莪盈豐乃前實所共何以前之

答恐未必此字

問動心恐是謂動之使能謂完悉保之意恐不指仁義禮智之心

答是仁義禮智之心恐性亦指本然之性言後性也有命焉者

子不謂性乃忍性之意

問盡心知性知天程子見得是聖人事

答程子嘗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盡心知性便是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之意人之所以能與天地同其久大者以其有此性也盡心知性則有以充其量是知天者知天地之所以育之知命之事也

問存心養性若非知之在前何以能如此耶

答存心養性是賢者事然存養只是一箇功夫　未節過

與學者事　盡力為學必須將死生丟下了才能無累而可以有進

問行著習察有識法否

答古之明道者皆在事上明之非若今之明道者只在言語上

講明者甚先明以簡樸樣察是識微畢顯之矣

問貴之似非有道者氣象

答器字以器人百處器而解之身處以順而超然物不能累其

所以為無器自得異乎習世傲物者矣

問以生道殺民似為除害去惡而有殺民之死者與下意不同

答殺之者原救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之意

問利人教之無有紀綱布置如何民不之知

答如聽訟而不貴則民自不訟々如彼々教化然微其止邪於未形
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矣
問親々敬長本由於吾性々仁義此章乃若親長生出仁義為與
答即孩提無不愛敬而指出仁義以見其所性之在之內乃是訓從
元々足以保四海意同言只須以此達之天下而道在是矣
問若決江河何與聞一知十同點
答此是大賢穎悟的功夫不可以語聖學聖人渾退藏於密
處多為此紛擾
問所過々所存々民與所存乃何用若愚之
答亦是性々從果得其本然之神而因之而有如攢
問孔子巖巖也一章不形容孔子之道否

答本是論聖人之道偶舉孔子言之

問觀水有術節是言聖道之寫照否

答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故指出道之有本使人知下手處也

猶是波流瀠洄之觀泉水出處而來成波瀾尤可共見矣

問成章後達

答正欲學者從本原上下手蓋惟有本乃能成章

問孟子於楊墨皆有譏評者莊周荒唐之辭尤足以搖鼓

一世乃不之及何也

答不曾相聞

問答蘇秦說齊之事乃足以天命鬪勸微露之旨一不敢以己與

之者此等議論於世上亦不可少

答既舍此事又何用為此閒談論既所論又遇中就使雖人
皆可執之八議之法何在此章無反復之聚不聽則易位
民為重君為輕但是一據先於勝焉
問孟子歎王子氣體之異是嘉之耶抑笑之耶何無謂
答還為居天下之廣居者發
問形色如何謂之天性
答形色上指出天性與仁人心也一意
問王子厭於嫡母不敢終喪得無傷孝子之心否
答一兩以言之論
問成德達材以上固君子之所樂育若夫徒事口語以相
答問者君子亦教之矣

吾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無所不盡如陳白沙詩之去馬與素牛及青人問我道如何白雲樓頭歌浩歌便是不孝之謂

問中道而立是教法如何有登天之說

答觀公孫丑問則知孟子教人亦多先於過高無循之言謂之意中庸之道亦要在平常中指出道妙

問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不將啓學者不信之謬

答有為之言亦未免啓學者自用之弊

問不仁而得天下其跡在上之人若能審於任人豈不致此

答三代而下所以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另為廢了封建之故若存非有大德決不能服大小之各列國年表有此論但不曾發明之。

問綏穆不徑于口如何不害以循者之道惟解釋之
答下節引文王孔子事正所以使之循
問孟子分別性命如何
答性者當然命是所值不宜之雜品節限制在內一節亦同
問可欲之謂善如所欲不正奈何
答欲其所可欲也猶欲循其當願乃與下文相貫所可欲者即善也
問孟子尚未到聖人地位何得极言神人亦意想測度而已
答是見道之言
問論人止於無欲害人偏義乃推說數條何也

答聖賢之言不拘長短無非人心也與義並言而下之但及於
心之此類
問動容周旋中節作性之之德但淺
答堯孔以下是反之之事行法自乃勉學者
問言語如何正行
答言者行之表
問衛原如何有忠信篤敬
答是小人之有行止言所以惑人只是古來不可入於道
問孟子以見知者爲無有乎爾則歎會之[illegible]時不許乎
答孟子後學之意曰學多於於於孫子退之聯於宋之學自有不
合處 一

咸豐甲寅冬十一月十日雪窗寫叢畢徐邨老農浩

道根補借云識時年六十有七